

亚洲杯首战国足2比1险胜吉尔吉斯斯坦队

别奢望每场比赛都有这份好运

■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

2比1,中国男足与吉尔吉斯斯坦队比赛的终场哨响起,站在场边的里皮面无表情地举起手中的矿泉水喝了一口,然后用力将水瓶扔向远处。在和几名助手拥抱之后,“银狐”不等球员下场便直接转身走向了休息室。虽然球队迎来了开门红,但糟糕的过程和并不出色的整体表现显然让他无法高兴起来,里皮心里一定也非常明白,国足不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获得今天这样的好运气,比如第49分钟对方门将将以排球动作将皮球拍入自家球门。

“我承认,这场比赛我们的运气很好,能够在下半场开始后不久扳平比分,对整场比赛的走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”在评论本场表现时,里皮说得很简单,“球队上半场表现很糟糕,然后我在休息室冲着队员们发了火,大家终于在下半场踢出了应有的水准。”出任首发左后卫的小将刘洋也承认里皮确实发了火,“其实比赛开始后大家都很累,但就是感觉有点别扭。有时会发力过猛,踩不准节奏。在这种情况下,主教练发火也可以理解。”

里皮坦言,自己已经执教中国男足两年时间,却始终无法改变球队在上半场进入状态很慢的老毛病,“我也没办法总结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,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了,所以我只能在休息室里喝尽所能地去调节队员们的状态。发火只是方式之一,事实上,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。”

如果吉尔吉斯斯坦球员的技术更细腻些,那么半场比分可能不止0比1。但这种被动局面也并非全怪队员。赛前一天,队员们尚不知道会使用哪种阵型,直到赛前准备会时才发现里皮又一次祭出了大部分人心没底的343阵型。球员们的担心不是全无道理。比赛中,对手频繁利用中国中卫与边翼卫之间的空当发动进攻,数次打爆国足的肋部。“中国队的表现和我们预想的完全一样。上半场我们不仅进了一球,还没有给中国队任何机会。”吉尔吉斯斯坦主帅克里斯蒂宁颇为惋惜地表示,“但下半场我们出现了两次不应有的失误,才输了比赛。”

另一边国足能稳住阵脚的原因便是将阵型从343变为433。“我发现球队在中后场无法控制住皮球,所以决定在防线上多加一个人。”里皮如此解释这次变阵。球员们在中场休息时也及时进行了自我调节。刘洋告诉记者,武磊、郜林和队中左右两边的球员在交流时特别提出,对方后卫都比较害怕身后球,应该尽量多打身后球,“于是在下半场开始后,我就特别注意对方身后的空当,没想到还真打成了一次。”第77分钟,于大宝接刘洋身后球反越位成功,他灵巧地过掉出击的门将推射空门得手,帮助国足锁定胜局。

国足依靠运气获胜是事实,但全取三分的结果也让球队占据了出线优势。“球队存在的问题,我们一定会尽力去弥补,但足球比赛永远是结果大于过程,这毕竟是一场胜利。”门将颜骏凌认为,胜利将会给队员们带来自信。队长冯潇霆也表示,这样的洲际大赛一上来会令球队有些紧张,“但我相信球队接下来的表现会越来越好。”(本报艾文因1月7日专电)



“福将”于大宝攻入制胜球,助国足幸运地完成逆转。

视觉中国

■本报驻比什凯克记者 高寒

1月7日是吉尔吉斯斯坦新年的最后一天,吉国国家男足刚好在这天完成了亚洲杯首秀。不过,这一天对吉国门将帕维尔·马蒂亚什似乎不太友好。正是他的两次失误,最终让吉尔吉斯斯坦队失去了惊艳亮相的机会。以被逆转的方式落败,让期待奇迹的吉国球迷难免有些失落。不过这支球队已表现出了巨大进步,过去十年他们曾与中国队三次交手,丢九球且一球未进,而这一次,却让名气比自己响得多的中国队难过了半场比赛。

作为游牧民族的后裔,吉尔吉斯人固有的粗犷勇武的民族性格,让他们颇为享受足球运动的高强度对抗,因此,足球运动一直以来在吉尔吉斯斯坦民间颇受欢迎。但受制于资金、基础设施等条件,该国足球赛事的专业化程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尽人意。很多不错的专业运动员出于谋生考量,不得不前

吉尔吉斯斯坦足球今非昔比

往其他国家的俱乐部效力。更为糟糕的是,因为国家队比赛较少,本国联赛又水平有限,早期比赛时甚至没有视频资料,一些有意前往海外踢球的运动员,一度很难得到球探们的关注。此次亚洲杯,最后时刻被替换进大名单的帕维尔·希多伦科,是吉尔吉斯斯坦队中年龄第四大的老将,从少年队开始,他代表国家参加过各年龄段的国际赛事,也一直在本国联赛征战。希多伦科曾在面对本国媒体时感慨:“在一些国家,球员只管踢球就好,不用忙些别的事情,就有丰厚的酬劳。这在我们国家是不行的。”他的这番感慨,的确道出了吉国足球运动存在的一些问题。近年来,在吉尔吉斯斯坦足协的努力下,无论是国家队的训练比赛,还是

俱乐部联赛的水平,都有了很大的进步。尽管国家队参加国际赛事的机会依然有限,但吉足协一直坚持组织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友谊赛,为国家队创造更多的比赛机会。俄罗斯籍教练克里斯蒂宁从2010年起就在吉国联赛执教,2014年出任国家队主教练后,根据吉尔吉斯斯坦球员的特点不断调整,最终带领球队首度闯入亚洲杯决赛圈。多位德裔球员的加盟,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队整体实力的提升。此次随队出征的队长埃德加·伯尔哈特、维塔利·鲁克斯,以及赛前因伤被换下的维克托·迈尔,都是此类球员。前苏联境内曾生活着数量不少的日耳曼人,但二战爆发后,这些生活在伏尔加河畔的少数民族被集体迁移

到中亚腹地。吉尔吉斯斯坦目前阵中的德裔球员均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,随着苏联解体,在童年时代便随家人返回“祖国”德国定居。在2015年前后加入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队前,他们都长期生活在德国,并效力于当地的俱乐部。这样的经历很受主教练克里斯蒂宁的重视。他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:“德裔终究是德裔,是值得信任的人……在纪律性上,他们做到了极致。”在他看来,“无论是吉尔吉斯族,还是俄罗斯族,都应该向他们学习。”也确实,在对中国队的比赛中,伯尔哈特的定位球和鲁克斯的突击,都制造了不小的威胁。虽然输球首战,对于吉尔吉斯斯坦队而言,实现小组出线的目标仍有不小的可能性。(本报比什凯克1月7日专电)

记者手记

■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

上海与阿联酋,可谓“冰火两重天”。从阿布扎比到艾因,白天动辄近30摄氏度,加之阳光强烈,时常把记者晒得头晕脑胀。不过,在亚洲杯的球场里可找不到这种“火热”。当中国男足对阵吉尔吉斯斯坦队的开场哨吹响时,艾因因哈利法·本·扎耶德球场的看台上门可罗雀,球迷人数甚至并不比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多多少。据向来之会注水的官方数据显示,本

这里的亚洲杯有些“冷”

场比赛的到场人数仅为1839人。这场比赛的冷清并非特例,亚洲杯此前几战的上座人数均令人满意,叙利亚对阵巴勒斯坦为8471人,澳大利亚对阵约旦为4934人,泰国对印度只有可憐的3250人。即便是揭幕战,东道主阿联酋队的号召力同样没能将阿布扎比扎耶德球场填满,能容纳43000人的看台至少空着三分之一的座位。本次亚洲杯小组赛赛的官方票价分为25

迪拉姆(约合人民币46元)、50迪拉姆、75迪拉姆三档,相比当地物价可谓价廉物美,但仍无法将球迷拉进球场。冷清的球市让原本想赚上一票的“黄牛”大失所望,开幕式前便有黄牛在门外愤怒地撕掉了手中一叠无人问津的球票。当地球迷现场观赛的热情不高,各举办城市对于亚洲杯似乎也略显冷淡。无论是在阿布扎比国际机场还是市内

大街小巷,几乎看不到与亚洲杯有关的元素,只有球场边和球队驻地附近,才能从数量不多的海报和条幅上嗅到亚洲杯的味道。在阿布扎比的小超市里,记者甚至还被一名工作人员问道:“你们是来采访什么比赛的?”除大赛氛围冷冷清清,亚洲杯赛果也是冷门迭爆。志在夺冠的阿联酋队靠着一粒有争议的点球才1比1逼平了巴林队,随后卫冕冠军澳大利亚0比1不敌约旦,泰国1比4惨败于印度的结果更是让人大跌眼镜。与阿联酋的天气相比,这里的亚洲杯赛场的确有点“冷”。(本报艾文因1月7日专电)

■本报记者 谷苗

沪上首片户外真冰场亮相东方明珠,中国冬奥首金得主杨扬圆梦——

这片星空冰场让城市更生动

伴随着绚烂灯光与动感音乐,东方明珠塔下,一片600平方米的露天星空冰场惊艳亮相,让申城地标变身奇幻的冰雪世界。

“一座城市的活力,因体育而变得生动。在上海这座摩登城市,在东方明珠塔下这么有代表性而又浪漫的地方,让我们在冰场上来场浪漫约会吧,这是我发自内心的邀请。”看着晶莹冰面上,孩子们欢乐滑行的天真笑颜,中国冬奥首金得主杨扬难掩激动,连叹有种梦想成真的幸福感。这是上海第一片户外真冰场,也是她十余年前许下的愿望。

“十多年前在纽约,也是一个夜晚,我经过洛克菲勒广场的户外冰场,唯美的灯光,滑冰的情侣,一切都与我熟悉的冰场不一样。”正是那种“不一样”,深深击中了杨扬的内心。在长达23年的运动员生涯里,这位短道速滑的领军者也曾习惯于在训练场日复一日地滑行,专注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。退役后,她进校园深造,加入国际体育组织,开始用更广阔的视角看体育。“当时特别感动,觉得那种生活方式才是运动的本质,体育的价值并不仅仅是竞技赛场的高光,还有很强的社会属性。”从那一刻起,在国内南方城市打造一片户外冰场的愿望,就在杨扬心里埋下了种子。

日后很多出差旅行,不同时节不同国度,户外冰场带来的欢乐氛围,总能让她心中泛起涟漪。直到今年,心愿终于实现,作为“冰飞扬”上海东方明珠冰场上嘉年华活动的发起人,杨扬与团队成员将如梦似幻的星空冰场呈现给申城市民和游客,在50天的时间里带大家别样的冰雪体验。

“我们从荷兰引进了造型可爱的助滑器,让零基础的孩子也能上冰。滑冰和专业教练可以协助和指导体验者滑行,周末晚上还有冬奥会项目的展示表演。”杨扬介绍说,为了让上冰者有更好的体验,她与团队成员从场地选址到灯光设计等每个环节都几经考量,“在娱乐方式多元的当下,希望用时尚新颖的冰场和活动,吸引更多人了解、体验冰雪运动,特别是抓住年轻人的心。让大家更近距离地接触冬奥项目,才能更好地激发兴趣,推动项目普及。”

终于实现了打造户外冰场的梦想,在杨扬推广冰雪运动的梦想版图里,这其实只能算是一个“小目标”。国际奥委会委员八年任期到期之后,杨扬改任国际奥委会市场开发委员会委员,同时担任2022年北京冬奥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、国际滑冰联合会理事等职务。置身国际体育组织的“高点”,杨扬为国内外顶级赛事和项目整体发展出谋划策。与此同时,身为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创始人,她深入基层青少年培训第一线,挖掘和培养未来之星。

“很多人问我,在国际体育组织有那么多工作,为何还要创办滑冰学校?这是一种情怀,一份梦想,也是我认为想要做、应该做的事。”五年前,杨扬来到上海,创办了国内唯一一座市场化运作的专业滑冰场。彼时,北京还未获得

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,体育产业和冰雪运动的热潮还未兴起,顶着冬奥冠军光环而来的杨扬,也不得不面临巨大的运营压力。“有时开冰一天,没有一个人来,成本很高,入不敷出。”回忆那段“开荒”时光,杨扬仍感慨:“周围人都说不可能做成,但我咬牙坚持下来了。”

五年的坚守与耕耘,杨扬和飞扬冰上运动中心收获市场与专业的双重肯定。目前,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常年有在训的学员稳定在3000人左右,与25所学校合作开展冰上运动体育课,九名小选手入选了国家集训队。“冬奥会申办成功,体育产业政策出台,好消息不断传来。我们一步步磨合好团队,从大众普及到专业性提升都取得了一些成绩。”杨扬坦言,做别人眼中“不可能的事”,也意味着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危机。在体育产业的汹涌浪潮里,她选择用情怀与实干应对冲击。“资本的大量涌入和撤出,有时会扰乱行业发展节奏。体育产业与体育事业不能一分为二,也不能单纯靠资本驱动,只有通过扩大普及才能推动体育事业发展,打造健康的体育产业消费。很庆幸,我们把‘练苦功’做在了前面,所以可以始终稳步向前。”在杨扬看来,推广冰雪运动是“一辈子的事”,“就像这片星空冰场,只要有梦想,未来就不是模糊的,就能跨过所有难关。我始终相信体育的力量。”



东方明珠塔下,600平方米星空冰场向大众开放。 活动方供图